

只有四个人

董保存

47.5

7



内 容 说 明

在自卫反击战中，我方一辆坦克被越南侵略军的特工队重重包围了。于是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。单车深入敌群，只有四个人，却赢得了斗争的胜利。这部中篇小说的故事是引人的，人民解放军的四个坦克兵：谢大忠、祝京京、刘洪生、朱明华的形象，各具性格，他们爱祖国，爱人民，英勇无畏，不怕牺牲的思想情操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封面、扉页、题图、插图：陈玉先

只有四个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·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5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1981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8,000

书号 10019·3210

定价 0.26 元



A

目 次

一	野猫谷	1
二	谢大忠	6
三	仙人掌	10
四	第一仗	15
五	月黑夜	22
六	血与火	28
七	溶岩洞	37
八	星闪闪	47
九	601	54
十	离别泪	64
十一	战友情	72
十二	漫天雾	79
十三	生与死	89
十四	重相见	96



一 野猫谷

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，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。

界碑南面，一条黑咕隆咚的峡谷里，爬出一只又一只比黄鼠狼大，比狐狸小的野猫。有黑的，白的，大的，小的……它们瞪着贼亮的眼珠儿，呜呜哀叫着四处奔逃。

忽然，跑到前面谷口的野猫又惊恐地嗥叫起来。——谷口的大斜坡上，停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车队。晨曦里，隐约可以看清，前面领头的一辆坦克上，印着三个白色的阿拉伯数字——601。后面，坦克和山岗溶为一色，分不清有多少坦克和战车。

有几个戴坦克帽、穿皮靴的人，来到601旁边，朝野猫谷前的大坡看看，小声说着什么。深深的山谷和眼前的大坡，使他们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。

谷口的大坡，有五十多米长。坡上全是碎石块，石头缝里，长着稀稀的野草，中间一段是溜光的大青石，足有四五米长。青石下面的坡更陡，过了大陡坡，才能到谷底。谷底上竖着几截石碑一样的石柱。坦克要下这样的坡，确实有些吓人。

更吓人的，恐怕还是坡上的车队。草绿色的坦克，一辆紧接一辆，摆成一字长蛇阵。后面有装甲输送车、运弹药的汽车、和跟随穿插部队前进的骡马队和民工队。前面的坦克停了，后面的人都涌到坡前来。坡上，聚集了千把号人。——这是战争中最忌讳的场面，人、车、武器“聚疙瘩”。敌机若来轰炸，损失将是不可想象的。

这时，从人群里走出一个戴黄呢子军帽的人。他右手拄着一根青藤棍子，身后跟着一个挎手枪的警卫员。战士们不认识他是谁，但从那严肃的面容和额上的伤疤，能看出是个举足轻重的首长。

首长站在坡边，用青藤棍子点了几个中年人，示意他们到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后。战士们不再讲话，不时朝首长那边望着。野猫谷好象向坦克兵示威，随风传来呜呜地叫声，活象野猫打架时发出的那种声音，叫人听了心烦。

不一会儿，首长那边传来喊声：

“六连长！六连长！”

“到！”坡前的几个坦克兵中，有一个人答应着。快步向首长跑去。他高高的个子，有点清瘦的脸膛，两道眉毛又粗又黑。

连长到了三号首长身边。坦克兵们议论起来：

“这坡不能下，太危险了，快改道吧。”

“咱们的任务是穿插，改道？时间来不及了！再说，别的路上也有敌人啊！”

大家吵了一阵，都不说话了，坡前静得可怕。不知是谁碰掉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石子，顺坡滚了下去，声音显得特别响。

是啊，谁都知道，战场上，时间就是生命。况且他们的任

务是配合步兵敌后穿插，要按时关住大门，保证全歼这一线的敌人。现在，步兵大部队已经上去了，正面进攻的部队正顺利地向前推进，他们，却被堵在这野猫谷前，谁能不心急如火啊！

三号首长对六连长说：“就这样定了！你，挑选技术最过硬的驾驶员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要闯开这条路！”

他们正转身朝 601 走去，一个中等身材、手提坦克工作帽的兵，快步走上前来，用一口冀中话说：“连长，让我试把试把吧。”

这声音并不高，但在眼前的气氛下，显得非常响亮。它强烈地震动着人们的心。

三号首长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这个貌不惊人的战士。他的特点，可以用一个胖字来概括。胖胖的身材，四方的脸，连手背也胖得象雨后的蘑菇一样。他摸摸胖胖的下巴，又粗又硬的胡子茬和手掌磨擦，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。

连长向首长介绍说：“他是我们连一车，也是601车车长谢大忠，一级驾驶员。”

三号首长的棍子一点地，说：“好，小伙子，大胆，沉着，祝你成功！”说着，伸出手来和谢大忠握手。

远处，隆隆的炮声在响着。那节奏，仿佛在召唤：“坦克兵，快来哟！”野猫谷里，不时飞出两只惊魂未定的鸟儿，啾啾叫着，好象用轻蔑的语调讥笑着。

谢大忠和连长来到 601 车前。车上，有三个人。驾驶舱口，坐着驾驶员祝京京。指挥塔里露出多半截身子的，是炮长朱明华。站在后装甲板上的，是炮手刘洪生。见车长走过来，

祝京京先开口了：

“车长，这坡太危险了，不能下。”

谢大忠象没听见一样，严肃地命令：

“炮长，电转炮塔，火炮向后，其他人，下车！”

对于下大坡的危险，谢大忠不是没有考虑的。刚才，他站在坡上，想了很多很多。眼前的大坡，虽然没有下过，但只要细心大胆，可能成功。自己是连队唯一的一级驾驶员，闯这样的坡，还是自己把握大一些，但是，这必须担很大的风险，搞不好会车毁人亡……

朱明华已经把火炮转到后面，这样便于坦克平衡。谢大忠又命令：“炮长，下车！”

朱明华想说什么，见谢大忠那不容改变的目光，没有吭声，从车上跳了下来。

谢大忠敏捷地跳上坦克，进入驾驶舱。坦克立即发动了，随着呼隆隆的声音，侧翼排出两股黑烟，四周弥漫着柴油燃烧的气味。谢大忠回头看看，见连长上了车，他毫不客气地喊道：“连长，下去！”

“咱们一块闯！”连长回答。

“你要指挥整个连队！”

连长看自己不下车，谢大忠决不会往前开，那更耽误时间！他不得不从车上跳下来。601马上开动了。

此刻，多少双眼睛在看着601，它牵动坡上所有人的视线和那一颗颗悬着的心。朱明华，刘洪生，祝京京比别人更紧张。坦克每移动一块履带板，他们的心就沉重一分，仿佛履带从他们身上轧过一样。

谢大忠轰了一下油门，601象一只捕食的猛虎，在坡边停了停，便一头向下扎去。打向后边的炮筒，活象竖起来的老虎尾巴。它缓缓地向坡下行驶，那些小块石子在履带下滚动着。一米，两米……很快来到中间的青石坡前，这是最叫劲儿的地方。谢大忠猛拉操纵杆，坦克向右转向，突然，坦克斜了过来，履带和青石板磨擦，火星四溅，青石板上留下一道道的沟痕，601“嘎登”一声，停在青石板下的坡坎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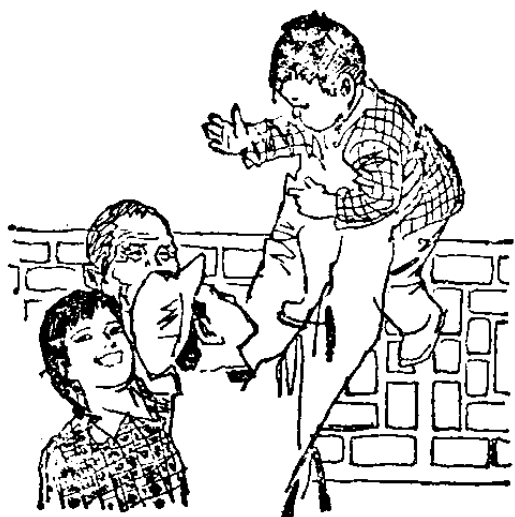
601吼叫了两声，转向往下冲。下面的坡度，超过了五十度，驾驶员祝京京的心好象被谁攥住了一样。

谢大忠定了定神，看看前面的坡。他先徐徐滑行，等到坦克一半悬空，迅速丢开油门，脚踏手拉，联合制动。只听“吱——咕咚！”一声，601落到谷底，撞倒了一块竖起的石头，稳稳当当地停住了！

谢大忠这才看见，人们已跑下坡来。连长把谢大忠从驾驶舱内拉了出来，他的头上，满是汗水；身上的绒衣，也湿透了。三号首长拨开众人，来到谢大忠面前，抚摸着他那湿漉漉的头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给你请功。”

人们把谢大忠团团围住，谁也不说什么。一切感情，都用目光交流着。这大概就是特定环境下的欢呼吧。

谢大忠又和几个技术过硬的驾驶员上了坡，第二台坦克又呼隆隆启动了。人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。这时，驾驶员祝京京却凝望着谢大忠的身影，口里喃喃地说着：“车长啊，车长……”



二 谢大忠

坦克车队，宛如滚滚的铁流，迅猛地向前穿插。601的驾驶员祝京京，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，谢大忠的行动，强烈地刺激着他。因为他知道，谢大忠是个不显山、不露水，平时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……

谢大忠四岁上，就把亲爱的妈妈送进了柏树坟。他跟着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爸爸长大。他的童年，并不是十分甜蜜和幸福的。爸爸下地，把他扔在家里。饿了，啃口饼子；渴了，喝口凉水……上学以后，他常常是出去锁门（爸爸出工早），回家开锁（爸爸未收工），放下书包做饭。不管高兴也好，不高兴也好，不拾柴火，没烧的；不做饭，没吃的……

他常向祝京京讲起上高小的那段生活，他说：“那时候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到地里用露水洗把脸，就忙着砍芦苇。晒干以后，背到十里路外的大车店去卖。有一回，卖了五块多钱，我高兴得直蹦高。为了养头肥猪，每天放学以后，拿块饼子拔棵葱，背起小筐给猪去寻菜……”

少年的生活环境，最容易熏陶一个人的性格。每当别人在那里比吃什么饭、穿什么衣的时候，谢大忠总是悄悄躲在

一边，啃自己的书本。久而久之，他养成了不爱说话的习惯。有一回，两个小伙子要和谢大忠一道去赶集。一个人说：“咱们走二十多里，你若不找话说，谢大忠准是一声不吭。”另一个摇头不信。俩人以“小狗儿”为赌注，瞒着谢大忠打起赌来。结果，摇头不信的人乖乖的捏着鼻子学了两声小狗儿叫……

他应征入伍后，因为学习、开会，他的“闷葫芦”脾气有所改变，但言语少还是大伙公认的。一眨眼，四年过去了，他长高了，长胖了，下巴上那毛茸茸的汗毛也变得黑楂楂的。他成了全连独一无二的一级驾驶员。俗话说：“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”，京京到连队时，谢大忠已经是五年的“老兵”了。和他一块参军的同志，有的提干，有的调校，有的复员了。他成了全连唯一的“七一式”（连队战士对七一年入伍战士的俗称），连队也很想把他提拔起来当技术员。可是，干部部门卡年龄，超过二十三岁这条线后，一般不再提。有一次，装甲兵教导队来招收新学员，大家一致推举谢大忠。可年龄要在二十四岁以下，连长想了个办法，去“启发”谢大忠：“你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恐怕是农历，不是公历吧。”这样，谢大忠就可以小一岁，够入学条件了。谢大忠是个实心眼，他说：“不，我的生日查过了，是公历，不是农历。”连长直跺脚，没办法。因此，有人怀疑他不想在部队干，想复员回家了。可是，到了新兵入伍、老兵退役的时候，连长找他谈话，对他说：“你的技术过硬，咱们连队离不开，再干一年吧。”他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还和往常一样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。京京觉得车长这人不好理解，就问他：“车长，你不想复员？”他摇摇那本翻旧了的《陈毅诗选》，呵呵笑着说：“咱算啥嘛？跟人家比比……”

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：香花不一定好看，好人不一定漂亮。谢大忠的相貌说不上英俊，再加上不爱打扮自己，所以显得“老相”。有一回，他们到驻地农村去帮助收水稻，在老乡家吃饭。房东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他见谢大忠胡子拉茬的，穿着很旧的工作服，又胖乎乎的。以为是个什么首长，一口一个“大哥”叫着，往上座让。谢大忠答应不是，不答应也不是，想解释又找不出合适的词来，脸都涨红了。汉子还说：“别客气，快坐，快坐，咱们这里数你岁数大。”真是叫人哭笑不得。晚上，炮手刘洪生买来把刮胡子刀，对他说：“车长，快去把你那胡子刮刮吧！”……

最近，谢大忠回冀中老家探亲，回来后给京京讲了妻子的事情，京京怎么也忘不掉。谢大忠的妻子，是个非常贤惠的妇女队长。谢大忠参军以后，她没过门就帮助大忠的爸爸做针线。结婚以后，家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一个腿脚不济的老人，整个家庭的重担，压在她的头上。地里场里，家里院里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但她，从未向谢大忠说过一个“苦”字。谢大忠回家，给她买了件涤卡上衣，她说：“上有老的，下有小的，不用惦记着我。再说，你在外头当兵，家里人也没法体贴你，你自己多注意点身子。”谢大忠觉得，自己能安心服役，和爱人有很大的关系。临离开家时，谢大忠的小儿子非缠住爸爸要买个小坦克。谢大忠一个月只有二十多块钱的津贴费，回趟家剩不了多少，他哄孩子说：“等明年，爸爸给你开辆真的回来。”爱人也帮着哄，说：“下次你爸不给开坦克回来，咱俩和他打架。”直哄得孩子信以为真。朱明华听完后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是啊，他们上有老人，下有孩子，身上挑着社会、家庭两副重担，谁来

体贴他们呢！”京京觉得，这的确是夫妻恩爱苦也甜。正是因为有了为数不少的这样的人，才撑起我们的国家来。

战车在山路上行驶着。坦克象在浪尖上行走的小舢板，左颠右晃着。京京一边操纵着601，一边想：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在战车受阻的关键时刻，能够挺身而出，冒着生命危险勇闯大坡，这难道能说不是英雄吗？这是实实在在的英雄，这要比那种神化了的英雄不知要强多少倍呢。

耳机里传来谢大忠的声音：“京京注意，前面道路危险！”

京京一看，可不是，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窄，疙疙瘩瘩。坦克车内，颠得难受，仿佛要把人的心颠出来。京京换上二档，减油减速，坦克才平稳下来。

京京的心，也随着坦克平稳下来。他甚至感到奇怪，号称“第三军事强国”的兵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一个都没碰到？虽说我们选择的是隐蔽的道路，也不会一个敌人也碰不到啊！

前面的道路开阔起来，只是多了鹿寨、铁丝网一类的障碍物。不过，这些对坦克说来，实在不算障碍。这时，耳机里传来连长的声音：

“桂林一号，桂林一号，前面可能有敌设防，注意搜索前进，发现情况，立即报告。”

“一号明白！”谢大忠答应着。

601车内，几个人又紧张起来。京京通过潜望镜向外观察着，除了山上的桉树、木麻黄和野草外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。他操纵坦克，向左转向，绕过迎面的小山包，前面出现一片开阔地。



三 仙人掌

601 的前面，是一片奇怪的林子。远远看去，青乎乎的一片。说它是树，又不见叶子；说它是庄稼，又没有那么高。这可是啥呢？

待坦克走近，人们才看清，这竟是一大片仙人掌。好家伙，这些仙人掌，可不象盆里栽培的那样，哪一棵都有一人高；那高的，恐怕得有两三人高。一棵挨着一棵，密密匝匝。601 向前冲去，张牙舞爪的仙人掌，顷刻之间被碾成烂泥，冒出了黄绿色的水。

“一号，一号，注意搜索，有情况立即报告！”连长再次叮嘱开在最前头的601。走这样的路，不能不担心，敌人最容易搞突然袭击。

谢大忠集中精力向前方观察着。忽然，他发现有好几个人追赶着一头大犏牛，牛尾巴上好象坠着个什么东西，在横七竖八的仙人掌地里狂奔。谢大忠赶忙报告：

“一号报告，一号报告，前方有人！请求查明情况。”

连指挥车吼叫着，开到前面来了。这工夫，追赶犏牛的人看见了坦克，停住脚步。不通人性的畜生，依然在仙人掌地里

乱蹦乱窜。

连长见这几个人并无敌意，就和翻译跳下车来。谢大忠拎着手枪，刘洪生挎着冲锋枪赶忙跟了过去。那头大犍牛大概也跑累了，呼呼喘着气，口吐着白沫，瞪着惊恐的眼睛停了下来。呀！牛尾巴上拴了个人，已被仙人掌挂的看不清眉目了。上身的夹袄挂掉大半，露出白白的肋骨和血淋淋的皮肉。脚上不见鞋子，裤腿也被挂掉。那头牛屁股上插着一把刀子，牛血流了满腿，几只牛虻贪婪地吸吮着牛身上的鲜血。

与牛搏斗的，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，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。他们都是典型的越南人，门楼头、凹眼睛、高颧骨。亚热带的太阳，把他们的皮肤晒得黧黑。他们见来了中国军人，先愣怔了一下，又想跑，被翻译喊住了。

翻译简单交待了我们的政策，这四个人中的老人，和翻译说起话来。三个少年，扑在被拖烂的老太太身上，失声痛哭。

翻译好容易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离这里十来公里的地方，住着越军特工部队一个营。这个营里，有个绰号叫“铁仙人掌”的连长。他原是中国的越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他跑回越南。又被派往苏联受训。回来后，时常在中越边境搞情报，进行特务活动。今天，他带着十几个人，到村子里招“服务队”，硬要带走几个年轻的姑娘。被拖的老人，是个抗法游击队员。她的儿子、孙子，都被派到柬埔寨打仗去了，身边只剩一个孙女。“铁仙人掌”要把姑娘带走，老人不依。结果，她被拴在牛尾巴上，活活拖死了……

连长、谢大忠都亲眼见过越军在边境制造的流血事件。见过被他们炸塌的竹楼，烧毁的校舍，打伤的民兵，杀死的华侨。

不曾想，他们对国内的人民也是同样的残忍。

连长和翻译急着问明前方的情况和有关“铁仙人掌”的情况。可惜，老人只能提供极简单的线索：“铁仙人掌”，三十来岁，又黑又胖，一脸大酒刺。榕树山是他们的据点，具体干些什么，也不甚清楚。

连长脱下身上的草绿色工作服，盖在老太太身上，又让翻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转身上车了。他们的任务是快速穿插，不容再耽误时间了。

谢大忠也把工作服脱下来，交给一个抹眼泪的孩子。那四个越南人不哭了，愣瞪着眼睛看着这些坦克兵。老人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给坦克车队作揖。

这时，谢大忠才发觉刘洪生在一边擦眼泪。心里说：“也难怪呀……”

刘洪生的身世，与谢大忠不同。他可是农村的“幸运儿”。家里的“老疙瘩”，奶奶的“小尾巴儿”。小时，在家里，爷爷奶奶宠着，爸爸妈妈爱着，哥哥姐姐让着。有活儿不让他干，有了好东西却先尽着他。因此，到了十五六岁，他还不会挑水，黑天走路还得要个伴儿。要不是他的哥哥搞民兵训练时，为保护战友而壮烈牺牲，妈妈把他送到部队接哥哥的班，他怎么能十六岁就参军了呢！

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早晨，满树的英雄花开得正艳，谢大忠把他接到了连队。来连队没两天，人们就抓住了他的两个特点：一个是白，一个是“双”。白，是指他的脸，白得雪团子一样，手指头象葱白一样。双，是说他眼皮是双的，一笑，脸上的酒窝儿也是双的。他开口先微笑，一说话，脸蛋上就飞来两片红

云彩，因此，有些调皮兵称他为“六连的大姑娘”。

他的笑话可没少出。训练跳木马，他说啥也不敢跳。要么一跳就骑在木马上，要么干脆双手拄在上面。特别是从木马上摔下来后，不论教员怎么讲，他是死活不敢跳了。头一回站岗，离营区较远，又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。他有点害怕了，站一会儿，咳嗽一声，给自己壮壮胆儿。偏巧跑来一头牛，他慌了，以为是坏人，撒腿就往连队跑，边跑边喊叫……

为了锻炼刘洪生的胆量，谢大忠可是没有少费心思。有一天，谢大忠说：“今晚给你个任务，十点钟以后，送一封信到团部，总共二十五里路，不准走大道，夜里两点半赶回来。”小刘打心眼里怵头，可又不能不去，只好硬着头皮去了。其实，谢大忠也一夜没睡，一直悄悄跟在他的后边……

尽管刘洪生有了不少进步，但一遇到连队杀猪宰鸡，他还是躲得远远的。所以，驾驶员祝京京说他“胆小，太善良，天生不是军人的料儿”。眼前的惨景，能不刺激他吗？

601 又继续前进了。谢大忠心想：象刘洪生这样的战士，年龄又小，能经得住战争的考验吗？战争，是少不了血与火的呀！

此刻，刘洪生眼前总是那个血乎淋拉的老人，那白白的肋骨，那看不清眉目的脸……

电台里，传来了连长清晰的声音：

“同志们，在我们穿过的仙人掌地里，躺着一个被活活拖死的越南老人。前方，很快就要到达我们必经的敌扼守地点——榕树山。那里，就是害死老人的刽子手‘铁仙人掌’的老窝，让我们为所有的受害人报仇，严惩这些惨无人道的东

西!”

战场上的政治工作，是最生动有力的。各台车回答的声音，一个比一个劲大。

炮长朱明华不放心地问：“弹链检查了没有？”

“检查了！”小刘大声回答着。

谢大忠叮嘱全车的战友：

“注意，要沉着！”

“明白了！”朱明华、祝京京和刘洪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，震得谢大忠耳朵呜呜直响。

车队轰隆隆向榕树山飞驰。每一台车，仿佛是一发憋足了劲的炮弹。车后，那些没有压倒的仙人掌，不服气地晃荡着身躯和脑袋……